

中方圓四寸女子黑下赤左右青中央黃運中方圓四寸呼吸元氣運行百脉黃庭經註引玉層經云丹田在臍下三寸附著脊左青右白上赤下黑方圓四寸靈寶法靈寶畢法王叔和脉訣註皆如是說正與針經灸

經臍下三寸曰關元一穴相對其他諸道書所說丹田各不相同不可不深察也釋氏梵語優陀那即丹田也今所謂兩腎中間一點明也此嘯字之源也呼則氣出於丹田吸則氣入於丹田我之一切氣一切精一切力一切脉一切筋一切聲一切志一切智皆從此出言十二經脉皆自丹田生散而為四肢百骸也素問難經正文針灸經俱無丹田二字此丹田二字本出道經名曰丹田者謂出生金丹造化之田也昔受父母之真精皆深藏此我身中冬至亦自此深深極深處生故曰源丹田與任督相為表裏直上與心與腦相通心或微動此中真精已先走矣心不動精不去精滿神定者其中至明而至熱原字意與源字同合一身而道論天地造化則雙

腎以下為鄴都宮其雙腎之間為十二經脉之源也獨就頭上論天上造化則頭之上一穴鄴都大帝居焉乃頭之北盡處將至於頭之地則十二河源乃泥丸腦宮之下猶水經乎天而為河漢也

太極祭鍊內法議畧卷中

三

三六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道教學術資訊網

太極祭鍊內法議畧卷下

此三

三外老夫鄭所南編集

或問變食之法曰變食之法全在發心廣大必神清而凝願薄而慈甫契於妙次則藉於至誠靜定存想廣大想之所存即神之所存也吾之神住則吾之炁住以吾之炁住則吾之所想之形亦住上際虛空下極幽深有此至廣至大之斛食皆神炁之變化也五廚經云諸食悉結炁非諸久定結炁歸諸本炁隨取當隨洩又云不以意思意亦不求無意思而不復思是法如是持此意妙哉厥旨深哉五廚者本教人鍊五行太和之炁聚而為廚以祭諸鬼神也五廚經乃太上宣說變食造化之經最為微妙其祭鍊變食之綱領歟且鬼神受我飲食者皆飲食我太和之甘露也我之造化不歸根安得有太和之甘露耶甘露者乃我清淨天中其造化也身心清淨造化朝頂自上而潤下者即甘露也身心不清淨五行不交鍊暫時迴光返照腎水亦上升然非華池流其香也譬如世間雖常有雨露

非甘露也甘露非天下太平此祥瑞不可致此其大異乎尋常之雨露論至於此其妙尤不可易言祭鍊之時水之功居多萬物之生皆以水為命火次之土又次之修鍊則土為主火次之水又次之關尹子謂水火土者即精神意也果能圓三者而一之此長生之所以長生欲妙於祭鍊者亦當圓三者而一之今變食皆用啞羅嚙之呪又有用三摩三摩之呪者又有數樣變食呪如清微玉陽祭鍊變食呪曰嗔嗜啞嗜嗜啞嗜今法只用靈書中篇變食則十方虛空尤為普遍亦當想變食處其食上柱天下柱地周遍法界靈書中篇乃三十二天之秘語誦之則此食自然溥過於四方四維三十二天之下或念太一救苦天尊聖號變食亦得或有用小刺竿懸幡書蘇陀末味天尊六字則幽魂得甘美之味今皆略云

曰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以其北極中一星不動故乃為眾星之主也莊子曰主之以太一亦至理也內觀經云太一帝君在頭曰泥丸總眾神也黃庭經云太一流珠安崑崙乃造化朝元之義也度人經云太一司命生神章云太一執符太一誦之以具身神太一戒觀天童經云太一執我皆神之稱也非天尊也如劉向太一之精是亦神也楚辭東皇太一亦福神也淮南子云太微者太一之庭紫宮者太一之居皆星主也數有太一數謂數始於一而一原於太一故曰太一數其神則五福十神太一星君即漢所祠太一也雷有太一雷乃月孛也水之餘炁水屬一神其名曰太一諸經諸法諸書太一二字極多不暇盡議惟太一天尊太一兩字尤為微妙天者至也一者不二也苟悟至不二之理能守其至不二之天則精神魂魄悉聚而不散離種種邊非空非色寂然不動渾然至真還我本然天真之一此一者非一之一也乃我本然之天也以一其眾魂不一之妄

心隨心現化而曰太一天尊人之生也耳馳於聲目馳於色念念之間以萬事分其天真之一故眾生死而為長夜之魂悟萬化還其天真之一故太一天尊能救幽魂之苦此救苦經之所以曰我本在太無空洞中也老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莊子曰子得一萬事畢幽魂苦莫得一而不得度更生乎或曰道生一太一天尊母乃幾於數乎曰總萬於一不一於一而還我之天於太極未兆昧之前無形無名非同非異故曰太一至於是道亦派矣況於數乎應化之真不得已而有天尊之名向之所謂泥丸宮中亦不得已而隨眾生心現化爾太上說太一救苦護身保命妙經云東方長樂世界有大慈仁者太一救苦天尊化身如湏河沙物物隨聲應其間老君奏元始曰此聖威德變化救生從何而有甚劫修行惟願應機為眾宣說天尊曰此聖在天呼為太一福神在世呼為大慈仁者在地獄呼為洞淵帝君汝是吾之悉吾是汝之根汝知吾知此是九陽之精

固是元始化身然元始老君亦尊呼之為此聖而重其說也太一位號曰青華黃樂界東極妙嚴宮七寶芳霽林九色蓮花座萬真環拱侍百億瑞光中玉清靈寶尊應化元始浩劫垂慈濟大千甘露門應化色身紫金瑞相大聖大慈大悲大願尋聲赴感太一救苦天尊及青玄上帝四字並是托境為喻皆不得已立此徽美之稱也唯人人物物皆具是一若人一念還一則十方象生悉度故曰備時救苦天尊遍滿十方界然則太一天尊非實居東方也東方乃天地之生炁托言東方為現化之境以溥生之恩焉太一天尊即道也是以難手譬喻或問太一作太乙孰是曰諸書未有用乙字者後人恐一流於數乃易之以乙豈知乙之義與一之義大不侔當以太一為正道藏諸鍊度經法固有主於元始天尊者然太一天尊則為濟拔幽冥之主也元始以一炁肇造化而生萬物之根太一導萬物敎造化而還一炁之源元始天尊開其始太一天尊歸其終論名雖殊論理則一

以玉皇言之太一天尊獨運慈悲之化玉皇雙任生殺之權太一天尊之妙則在玉皇之上其權則在玉皇之下以此不同或問如何曰太極鍊度曰太極鍊度其始本出於靈寶法以此法簡易原於太極葛仙公之派因曰太極祭鍊猶曰靈寶鍊度南昌鍊度各因所出而名之靈寶鍊度有九鍊南昌鍊度用五色紙書符較此則甚鄭仲亦有多派不可詳數或又謂太極鍊度者人人物物皆具一太極一幽魂一一亦具一太極降本流末遂墮為幽陰之鬼原始要終當還其本然之天其受度生天之理如此故曰太極鍊度或又謂仙公以此本然太極之理度此幽魂之鬼上帝嘉之因其德而升其號授以太極左宮仙公之職曰太極左仙公是亦鍊度之一說或又謂太極兩字有一段作用其說則謬或問南極南昌南斗北斗之義曰南極者上天度人不死之君主長生之神主火鍊之帝也南宮者南昌上宮上天主火鍊死魂成仙

之所也南斗者上天主幽明之魂而注長生籍之星象也南極諸君即自己泥丸宮以下宮中之神南昌上宮又曰朱陵火府即自己絳宮也南斗守天盤而有定位北斗循地盤而運中天北斗屬水生於北曰北斗其北斗第四衡星正與南斗相對史記天官書謂之衡殷南斗殷者平也尚書以殷仲春之義北斗上屬於北極紫微垣南斗上屬於南極大微垣兩極乃二斗之主也南昌上宮亦南極垣中之一司南極南斗南昌却非一處然皆上屬於南極或問白玉蟾曰嘗疑鍊度是兩件事不知是否答曰度人經云生身受度一也又云死魂受鍊二也今觀朱陵景仙度命籙文有曰南昌官所攝二宮一曰上宮一曰下宮上宮主受鍊司事下宮主受度司事生身在下土故以下宮主之死魂升上天故以上宮主之總而名之曰朱陵火府亦曰南昌受鍊司其印文只用人間疊篆方一寸三分玉蟾之說頗當凡道家所用尺寸皆用天垣玉尺乃自手中指中節文為一寸男左女右

深思之

或問鍊度法如何出於靈寶法中靈寶者法之祖諸家註度人經釋靈寶二字皆未善天靈者性也實者命也靈而不實則不足以壽無窮之命實而不靈則不足悟本來之性離

而曰性命合而曰靈寶一切眾生不離性命以此非靈寶不可以度人非靈寶不可以生神故靈寶法為諸法之祖今所稱靈寶法其神光大定之旨亦假存想未造風繩靈寶宗師亦多宗派若能養命悟性然後鍊度幽冥尤為奇特

或問更誦生神章如何生神章深益於亡者若是胡誦則成徒然只念九章不必念經序須是依本經序謂長齋不關人事諸塵漏盡夷心默念乃能生亡者之神

或問指訣者何也曰訣者竅也黃庭經云子為人關把感衰則手能握一身之造化指子則腎水之神感指午則心火之神感一一有說不可盡究今想太一天尊多指卯文謂卯屬東方為太一天尊極謬卯文應肝臟豈得

為太一天尊也

我之祭鍊專主於深靜之域聞自己奉定之天以我其造化而造化乎不通造化之幽冥也盡不在於一切瑣屑非空以一食祭之是以我之真誠實意盡傾倒於幽魂之前而為供養如大賢君子對越君父凡一字一語皆傾瀉肝膽之辭盡忠盡孝俯仰無一毫愧怍始為得之

自欲進薦師長只當密奏慈尊普度幽魂以此功德上資冥福可也蓋於師父給錄說戒於理有礙或他有所疑當以理釋之當以正行之

祭鍊時聞一靜室置一淨凡小小一盃飯一小盃水又一盃水作沐浴施焚丹陽符投之於水并一炷香外像以香爐為火以水盃為水及先焚寶籙外更無他物不要燈燭方靜打坐一更許乃行持作用純是以我一團精神祭鍊幽冥獨鬼神得濟我之精神亦豁然清爽大率法貴簡徑則易行持心貴專一則易感應定中境界與天上神明地下幽冥

混而為一無不通徹黃庭經云黃庭玉女告子情苟能深坐神光深定之中上朝太一慈尊之際有所未至神明當盡告子矣有志於道者當終身密察行之又決當終身永劫而行之

祭鍊時最忌性急護爾作用一過為塞責非獨我之精神散亂而鬼神只得食一看不得食下咽空負其一來不飽所欲慈怨而去又焉得生天乎故正當鬼神飲食鍊度之時須當和緩憐憫備慰幽魂饜餼良久乃善亦不可以我為生人以鬼神為鬼界若生分別心彼此心執著心則鬼神不得利益可不戒之靜坐則耳目俱清身心俱忘神炁俱爽內外俱空泯於深定湛然至一是我全我太一之天而後度幽魂悉還其太一之天亦同太一之義也一之為妙非靜莫悟老子曰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寂靜則神炁泠泠然而清神光炯炯然而明攝幽魂俱入光明之域無地不燭何罪不消喧動則神炁播播然而昏神光黯黯然而晦與幽魂同沉於冥滯之場我神

不清何益於鬼道藏中云凡修鍊時須沐浴清齋潔淨衣服漱澆口腹令內外清虛口無餘味腹無餘穢眼無餘穢體無餘塵淡洵清虛惟道爲身此道家誦誨人之要言若不如是行祭鍊則不知祭鍊之所以爲祭鍊也此斗經云太玄之一守其真形非至靜至專何以守之靜之爲樂其妙難言洞十方界湛然清淨空玄微妙與道冥一雖於深玄中決不可隨一切法一切境一切想向外馳走常密密以心潛於心乃靈寶法神光大定之妙也。幽魂入此境而享祭受鍊豈不異於享壽常之祭鍊外而備飯與水嚴於設像內以主一存心妙於運神內外一致幽明一誠斯爲得之不可別有一毫思想若思此一物則冥界現此一物毫髮一一隨心變現不可不謹

一切行法者專事乎存想以鬼神惟觀我心中所思之形像而不觀世間見在之肉身皆隨我心想而爲境界故行法者盡用變神通將之法存想尤當專一或存想做差或念慮略動或匆遽不情幽魂皆不獲食其食苟恬不以意思意亦不求無思意而不復思是法如是持二十字之妙至此想亦忘矣安得有雜念耶非靜坐鍊神不足以語此祭鍊諸呪中靈芝無根衆化之源一念升太清默誦觀太無會皈無二處隨心自合離如此等語極妙五廚經全文尤妙不可作空言誦過凡太上一切經一切呪皆說人身中至妙造化令人盡作言語誦之惜哉靜坐所得與生天得道經所說同音然念者當潛心於深靜之天如蚌飲月如蟬吸露如蛇入蟄如龍養珠如龜藏息如雞抱卵如蛻轉丸如蜂吮子綿綿密密念而無念一心不動百脉歸源自然火降水升悉定神清泰宇發光虛室生白止透天界下破地獄空空洞洞光明無邊動而無聞久而不替鬼神境界洞視徹聞見其飲食得濟之情與夫受鍊更生之狀瞭然在吾心目間此通冥之法也心定則通冥神全則濟鬼始則微有所觀至則無所不見冥間之事皆可扣問持不可輕泄天機恐貽天譴其法實靜坐所致若我靜定之天未純熟則定中

所現太一天尊聖像甚卑小皆髮鬚而不真皆動搖而不定所現祭鍊之境亦狹隘亦汚穢飲食亦淡薄而幽冥亦未滿所願其得濟亦淺若我靜定之天已純熟則定中所現太一天尊聖像甚高大愈光明而極瑩愈尊嚴而極慈所現祭鍊之境亦廣大亦清淨飲食亦香潔而幽冥甚滿所願其得濟亦深我有二分靈驗三分四分至十分皆然只是以此說密驗我心中之道力深淺決不可執著此意若定中歷歷見祭鍊奇特境界亦不可執著歡喜祭鍊畢祇爲無物始合清淨虛無之理此關尹子之所謂譬如兩目能見天地萬物暫時回光一時不見焉悟此理定中復有何物可執著歡喜哉

世人在道場中雖如法行持終不見冥界事終不能自信必曰知他鬼神來耶不來耶若行坐鍊一一親觀鬼神境界見其解脫飲食鍊度歡喜之狀決是了了無疑使其不悟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持之不可得之旨則

又著想鬼神境界非度脫之也或不信或疑
 瀆或執著或歡喜皆為大病必落於邪道魔
 道敬之敬之若夫初學靜坐必苦於心不定
 繁雜之念一時頓作切不得急欲定之若急
 欲定反不得定惟寬寬慢慢任之自然靜定
 譬如濁水待其清則自清急欲澄則難澄是
 故定觀經以束心太急為戒或心不定或惡
 境或別境出現當回心泯意多多密密念太一
 救苦天尊聖號自然靜定或行默朝上帝法
 亦可

正祭鍊之間萬象森然不可忽忽既祭鍊之
 後萬化寂然不可執著吁萬化紛紜惡從心
 出正當祭鍊之時幽冥境界只在我一念轉
 移間竟以一點真心反歸玄妙精誠之極鐵
 石俱開安得鬼神不受利益度人經云人道
 者心諒不由他可謂妙語心真則物妙心偽
 則物壞心正境亦正心變境亦變此處彼應
 如影隨形我之火降水升則一切無邊幽魂
 亦各各火降水升而造化鍊神我持一戒則
 一切無邊幽魂亦各各持一戒而善心發現

我忠彼亦忠我孝彼亦孝我不殺彼亦不殺
 四戒五戒至於九戒皆然九幽經說持九真
 妙戒者履鋒踐刃變為蓮花標名金榜列字
 玉清大哉戒乎鬼神得食得水火鍊度而不
 得受戒者猶造塔而欠相輪終不成就故不
 受戒決不昇遷鍊我之水火生彼之死滯即
 我之德行悟彼之昏迷我之水火不升降則
 死矣無更生之炁我之持戒或未然別幽魂
 無受戒之師幽魂之境皆無定像即吾之心
 化而為境幽魂之身亦無實形隨吾之想化
 而為體吾之心大則法食通虛空界吾之心
 淨則幽魂變清淨身吾默朝泥丸則千萬億
 魂悉隨吾而生天吾徹悟大道則千萬億魂
 悉因吾而證果吾之一心天地萬化之主吾
 之一身祭鍊幽魂之主鬼神所視以為法者
 其可輕乎

如真如日如月鬼神見絕無德行若幽幽點
 點身形愈小或發一惡念其人即如虎如蛇
 如土如塵人不見之而鬼神見之活時在外
 之身固未變其形而活時在內之心實已變
 其形矣可不懼哉不修德行而欲濟眾生者
 如以一髮之力欲引千鈞之石又如百藥若
 語人以五色五音終成誤誤又如貧窶之人
 誓欲與人千金卒無有也自己之飢寒尚不
 救又焉能與人以富貴哉無德行而祭鍊者
 類是三教皆以見道為主德行為先道家不
 得已而有法傳焉有十分德行則一分之法
 為十分之用或無德行雖欲以十分之法為
 一分之用亦不可得皆隨我德行高下之分
 數而為種種道術高下之分數也祭鍊亦然
 老子闢尹列莊皆以見道為主次言德行初
 未嘗及乎法今人行一切法堅謂我得某人
 直下真法作用符呪頗異於人竟委德行弄
 法術殊不悟皇天無私惟德是輔道尚不可
 恃而為道乃欲恃法而為法誤矣古今神仙
 見道明白德行無虧正不待法而為用一話

一言天地自然感應果何法之有哉法者道之查滓為世間中下品人設豈不見宋景公發一善言而榮感退舍黃承事王自量德行可敬自然感動天地神明初未嘗行法也太上曰寧一日持戒為道德之人而死不忍百歲犯戒而生持戒者上補天官尸解升仙世人雖為王公上至帝王既有重罪無益鬼神大抵學道學仙當持戒行如一團玉動靜語默皆合正理念念與道相應老子曰修道非難奉戒難耳能以持戒而入道者天上天下皆重之淫欲最為敗壞德行損耗精神之源純之為上須養太和以實元炁乃可鍊陽神而度陰魂則陰魂得所藉而生光明先當行忠孝以動天地戒殺害以解冤讎先立其大者使鬼神有所欽敬然後可以為之師法全在陰功德行示為表率然後可以造化超其精神非在區區宣讀之間而為祭鍊也儻或不然設設一盂之食而召之餐誦空言以從事譬如父母之於子或養之而不教之反誤其終身今日亦餐明日亦餐果何益其前程

哉祭鍊之說亦如是今人祭鍊幽魂只得飲食縱行祭鍊實未嘗拜鍊度更生之恩行祭鍊者精神不全德行未備又不得造化之妙一次祭之一次來十次祭之十次至只是施之飲食而不度之超升至有祭之不誠者深誤其望愁哭於幽陰中彼不得超度者我無道德也他祭鍊法雖未盡善苟其至誠確乎不可拔亦可以召近處數十遊魂散享終不能破地獄召有拘繫之罪魂僅得食以充一時飽隨即飢渴仍留滯於幽陰間終不得超化以無水火鍊度之妙莫得升南宮受更生之恩或無火鈴透泥丸送之上升亦無生天之理捨此法之外只曰祭鬼非曰鍊度所以祭鍊必用水火鍊度其祭鍊攝召鬼神有僅召十里內幽冥者推而廣之或數十里或百里或千里或萬里譬如主一鄉者不能治一縣治一縣者不能治一州治一州者不能治一道治一道者不能治天下陽間以職守為界限遷轉則地位愈高陰間以發心為境界勇猛則道大彌深道

力淺者我雖召之而彼竟不可來道力深者則無所不至無所不拔奇哉以彼心大狹劣則終淪為餓鬼若我心不廣大則不能開造化廣大則十方俱攝平等則冥陽不殊非普大慈大悲無遮無礙之心者不足言大祭鍊也唯功之高者始可主行故曰高功行祭鍊者宜覽此留心焉則幽魂無滯迹矣于實有望於後人發大道心者凡欲行此祭鍊更不問受錄不受錄皆可行或謂必有法職乃可行祭鍊法則至謬論初欲行持時具奏太一慈尊申太極葛仙公外至於祭鍊則先一日只用牒本府城隍主者傳誠通奏轉達慈尊乞頒旨下一切冥司照應不須更用奏申文狀今人或泥以為必欲處處冥司皆當申牒甚不知太一天尊為接濟幽冥之主奉勅頒行無不奉命何待叨叨又況一念精專洞達十方速於風霆無不感應如董君刊本又有攝召符又奏昊天北極等處鄧都三茅等處皆有申狀不亦多事他法得師傳授又為之奏申蓋有得所傳而未

嘗奏申者祭錄法自奏自申皆可行于昔則未嘗奏申也譬如今之設獄者不必白於官但語守門者竟入拯施諸罪囚皆無禁或用功德懺戒牒給付幽魂今皆不用當祭錄之時已亡之祖宗父母率皆先至已托化者則不復來初行祭錄七祖幽魂皆先受度而更生是誠孝子慈孫薦度祖宗父母之大津梁有六於道者可不力行之乎久行祭錄自己現世延壽獲福他日當為南宮真仙其功行高者又不止於此雖然斷斷不可恃祭錄以為功德或生此心反獲罪戾本法作用誦呪灑水宣寶籙等事一一並是默坐靜定良久作用行持先暗記得先後本末熟了方可入定作用庶不勞更專本看初行之時當有次第務要精專似覺繁難久行之後不泥作用自然純熟悉就條理今人只愛虛花不肯務作實行必集眾為之舉和法事從事聲音始為功德誠大可惜胡為不理會內事不喜齋法惟逐科儀流弊徒以美觀悅人竟忘其本愈趨愈下人反喜之吾今純以內事的當用

功處盡命傾心化人熱華艷以悅世必棄于說而不行後世豈無揚子雲耶若論大齋醮雖有科目之不同其實則敷演而為之然作用工夫恐不如是精審微妙也
昔有人一生專行祭錄頗有感應更不肯行別法治鬼神或勸之其人云不可教我發殺心壞鬼神損我一片慈悲祭錄心其言頗妙鬼神可憐有慈悲心者尚不忍見之況治之乎行法者畢竟與鬼神作對若作對必有惡心天地之大德曰生上帝好生之本心也使其能全精全神於一已有大德大功於萬物儻發一語儘足以化鬼神召晴雨何待行持諸法哉正如至治之世以道化人未嘗以法治人也終身獨行祭錄者生之意薄於無窮既無殺心孰能間之一心既深萬類悉度天地鬼神其與我化而為一矣若能持此大慈悲心加以以行我祭錄內法可謂上品祭錄也
戴君祭錄附錄云元始懸一寶珠大如黍米十方聖眾從珠口入維摩居士香積廚中一

孟淨飯佛天菩薩皆得飽滿知此可以悟祭鬼變食之說一念可以攝眾魂一粒可以飽眾欲不過善推其所為而已達人大觀焉可自狹寶籙之數禁言若干非謂若干之籙可度若干之魂一念廣大則太上恩光無往不燭三塗六道皆可超度亦猶救恩所及州縣罪囚例皆踈釋非曰一人有一赦也苟執方拘隅而不明通變之宜恐上下四方之宇徃古來今之宙滯而未化者不知其幾以籙計之如之何其可盡一念廣大則吾仁有不可勝窮之用達者不可以限量論之其說極有理又云丹陽符本名黃炁陽精洞明靈符出道藏上清部宙宇函青紫要書金根眾經上卷本為修真之士鍊形濯質後仙公以祭鬼大道一炁混成初無散形今取藏本為正三符印中九龍符命出青玄法太一慈尊主之破地獄符拔幽魂符出神霄籙其符印本無邊郭寶籙上南斗六星有念度人經諸君塗者有念南斗星君諱呪塗者有虛第三星取其火光照耀者然祭錄本法不曾有呪塗之

說塗剔皆後代之師設為是秘殊不知虛則生實則死虛者離中之象其方應南其行應火南斗以之當依本法六星皆虛不必拘泥念呪塗剔象魂入鍊畢則皆如嬰兒狀隨光上升則皆踏蓮花而去龍虎判潘法師本亦議論未粹然皆非入泰定而祭鍊也余見閭皂張君等判本者六七如玉陽宮判本則薩真人之沁玉陽寶誥亦有數樣相傳既遠殊失秘旨又有混元祭鍊亦多樣又有飛鍊又有炁鍊亦數樣至於閉炁行鍊者最謬此內鍊法乃是神鍊大勝於炁鍊清微法中有紫陽祭鍊玉陽祭鍊等法其丹陽符變食呪水火鍊度呪五行炁并諸符與正一諸本祭鍊法絕不相同他本祭鍊法或名為祭鬼鍊度經或名經法皆後人重其名稱耳至於扣訪傳授本不知其幾一一不同莫不目之為葛仙公鍊度法或有專主水火作用者或不用用水火鍊度者或不用寶籙者或不用丹陽符者或有專主給由子者或有專主球摩羅大將者球摩羅者乃釋教閻羅王也其

說甚訛或有專主寶籙者或有專主黃炁陽精或有專主日月作用者或有專主其他符篆者或有專主太一天尊者或有專主南斗者或有專主其他種種作用者或有只用斛科者或有專主靈書中篇者或有專主九天生神章者或有專主救苦經者更不使作用者至有謂仙公不用別法只用丹陽符一道為鍊度者或有專主丹陽符前後用四五道為沐浴水鍊火鍊變食等不使別作用者或只用四十九椀燈斛者或有作用以臍為生門者或有急束殺道為閉地根鬼戶者或有用豁落斗者或有用遁甲八門移易其生門死戶者或有有用慶雲開生門祥煙塞死戶為作用者或有有生米為祭者或有存想洞見懸一寶珠去地五丈攝幽魂入其中受度者或有於圓光中現亡者來舉家不問老幼盡歷歷見亡者解鎖脫枷享祭受鍊上升而去或有用青令符使齋主自得奇特報應者以此眩俗為奇雖聳動觀聽亦非至論余所見祭鍊點鍊者亦數家及寶籙水火鍊度等法

甚多甚多不能盡記憶有一內鍊法不打坐不入真定境界但存鍊嬰兒化為元始天尊端坐絳宮中朗誦度人經謂之元始天尊親行鍊度殊不知乃我之意識誦也非我元神也非真元始天尊親口誦經說法也如上諸法皆非默誦觀太無之妙也我祭鍊內法正文昔月山高君大發所傳此議畧乃集四方之議論加之以考究揀要緊處著為此文以指初學者之路若曰考辨異同則非一夫筆舌所可盡述

雖然千枝萬葉未易悉論當先論其根本所在誠如柳公權筆諫曰心正則筆正也昔唐太宗以所藏良弓問於弓匠弓匠曰木心不正則文理皆邪文理皆邪則發矢不直又聞之大海外極際近瀉水直入地底處有一山其山之形勢脉絡皆顛倒生此山產銅若鑄鏡則人照之面目及諸形像皆顛倒以其山形隨海水直瀉入地底之勢而生故其銅亦感山勢顛倒之氣而生乃爾有到爪哇國者曾見此鏡舊武雷山觀中亦有此鏡無情之

弓尚如此無情之鏡尚如此況於有情之人之鬼神乎行祭鍊者當以此二事為鑒審斷之曰至誠之極天地臨之不問毫髮豈在物焉昔有一停車泊舟於村落無人之境二更後忽聞千兵萬馬之聲竦然驚愕推蓬潛視之則月白風清閤然無迹問之衆皆不聞正抱疑而坐又聞空中遠遠鳴云翊聖已過玉皇將至其辭甚明朗須臾天樂縹緲迭奏而去臆度此地必有設大齋醮者感格所致翌日往詢之登岸半里始有一家乃一老子再三詢之謂此地素無上戶亦無齋醮者又問此地有秀才否答曰東去一里路有一教學先生乃迤邐前行尋見草屋入其籬門見一香爐煙猶未斷無數石子六六成列堆於地及見其人即是教學先生所言如前其母出相待即自入點茶及茶出侍立待茶畢母辭入再坐却問石子何用答曰某三十年前老母病篤無藥醫治見說惟有羅天大醮極有感應一時許下即得痊可後欲償此願入城徧問頗為人笑忽得一人與某言羅天大醮

一千二百分動是數千貫足錢為之秀才問做甚麼聞之怏怏而歸益重憂慮頓發至誠心願以一千二百箇石子代還大醮教導之眼遠山遙尋石子先每日得三四枚後石子極難得石子愈無尋之愈確一得石子凡三四次洗置淨潔處六六為堆雨雪之外日日不廢十餘日始全其數只伏一爐香拜一千二百拜還一千二百分羅天大醮昨夜拜數方畢始悟玉皇翊聖按臨之事惟鑿石子之醮而已非鑿石子也鑿其孝母誠心也求石子千餘日一片心果何如一誠之外奚用專事拜章表法事醮儀耶然則法食不在器之大小物之多寡全在我大發慈悲廣大濟度幽冥之心自然道力純熟廣大解脫而造玄妙衆生解脫皆廣大清淨也昔司馬子微正睡熟聞天師聞其腦中童子誦經之聲冷冷然司馬子微實未嘗知之以其坐忘純熟自己元神自然靈現祭鍊之旨當以二事為法則道化不在彼而在我矣昔有人問祭鍊之旨於宗師答曰終身一意辦大道願闡大慈

悲心救度衆生乃可行之其次非十年修己持戒積精鍊神則不可行祭鍊其言旨哉實以祭鍊為重事也若曰天上天下玉京蕭臺鄩都泉曲等處皆是因事以表名寓言而示法大而天地小而此身一也非別有外物也太上只欲使人人以彼之天地造化歸我之性命形神融貫三才而一之以反乎至道也或泥於其所著於其見則失其本真吾知太上決不肯肯雖一切天地造化斷斷不離我一身之中然或一意執我之身實為天地造化則又差甚列子云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認而有之皆惑也其言極妙然其通天地之妙者直見一心之小能攝天地之大攝之義大矣哉列莊書曰汝身非汝有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天地之委順也下士執於外中士執於內上士俱忘其內外惟天其天而已此老子外其身而身存之旨也老君又曰以虛為身以無為心無身之身無心之心可以守神守神玄通是謂道同若如是亦不辨其孰為天地孰

為造化孰為水火孰為彼孰為我自然與造化泯而為一非與造化泯而為一則無以度之亦本無以度之乃所以度之也中庸曰聲色之於化民未矣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我於祭鍊亦如是說

鬼神之不得解脫者只一箇滯字執無而為有太上之可以濟度者只一箇化字旋有以歸無當祭鍊時不可墮於有無二見之中亦不可有分別內外彼此心蓋知祭鍊者非大無心不足以言大祭鍊也鬼神雖受我祭我以無心之心祭之鬼神雖受我鍊我以無心之心鍊之至於超度之我以無心之心超度之實不知其有無亦實不知有度有不度此化之大者也非小鍊度也使我有心為之雖祭之鍊之度之彼此終不化當與鬼神相忘彼此我亦不知有我之身我亦不知有鬼神之事但一心盡誠祭鍊去自然鬼神獲不言之大利正猶天地日月雨露造化之恩其大不可報者以其雖能生成萬物而竟莫知其所以成就之者知之則人也非天也易曰乾

不言所利大矣哉至妙無迹也

然太上化人學道如教小兒之行須是逐步逐一漸漸教之若即令之大步闊行未有不仆跌者以是初學行持之人與夫祭鍊者必於我身內作用存想取悉等事以為造化若不如是則人必執於外反散我之神志亂我之意念化為外物矣不假存鍊歸於自己則不可及其反於無為自然之前物我一致天人一理焉知其救苦經云念誦無休息歸心不暫停惟其歸心不暫停自然天堂享大福地獄無苦聲令人救度諸罪人而不悟歸其念於自心吾不知其將何以救苦也歸心或作歸神其義亦然關尹子曰有誦呪者有事神者有墨字者有變指者皆可以役神御氣變化萬物惟不誠之人難以自信而易於信物故假此以為之苟知為誠有不待彼而然者關尹子之言深中道理良以世人信符呪信外物信華飾却不信自己之天理宜乎千差萬殊忘本逐末不肯回頭只一切不著於物虛室自然生白即與天上天下通

為一體始合乎清淨自然夫初學道法之士難於自信易於信物不可以進之以漸若不借徑焉能歸家渡河須用筏到岸不須船此語非獨有益於祭鍊也

古今諸法及祭鍊法本無高下以人之根器不同而自高下之又不容不以次第論更進一步或設飯水或不設飯水不書籙不作用一味專主深坐久定但精心冥冥依次第默念祭鍊前後本文一遍歛曲容其飲食受鍊受戒把籙生天一造化皆隨心靈現自然具有飲食水火鍊生天造化存焉不必更用一切存想及吹呵等事若用之必動五臟至深之處損我真炁反為滲漏之害更進一步的有持久大心德行純精神足獨妙於真定者自悟大道虛無離種種違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其中具有真身太一天尊存焉斷斷不可以世間音聲笑貌求之作有太一天尊之見則謬作無太一天尊之見則又大謬惟當力遊至深至玄之天以此一念盡發大誓願大濟度眾生之心攝之還源勿視勿聽勿思

勿想離有離無去彼去此惟於太空洞無聲無色之中微微縷縷深深冥冥以無意之意密密曰願頌大赦十方極深地獄普召五道幽魂受自然沐浴甘露天餽法水火鍊度九真妙戒寶籙生天只四十字祭鍊已畢蓋於冥冥之中運此極微之忱無不一一充斥盡應於十方之外一一造化一一境界有不明然而自然者又何必泥於存想作用一切境界以幻我自自然靜定之天此法可謂一滴真金淵源至化徹上徹下真心溥徧謂之太一天尊之造化固不可謂之自己之造化亦不可其實皆大道自然之運化也於我乎何有哉決不可執著為有亦不可執著為無亦不可執著深定為大奇特非抱大德行之人有至深至深之定力又非素發大真誠願度一切眾生之心者決不可苟簡示為文具為之或有毫髮之差一則反誤幽冥二則反招惡報必有起詣之士當識此法為至妙自非深契契悟於至道了了歷歷心下信得大無疑夫豈易為之不必存上想下自然存上想

下也不必升上降下而自然升上降下也以無為而為作用也以自然而為作用也存之於目不若存之於心存之於心不若存之於理存之於理不若存之於無所存孰知夫無所存而存者其至矣乎過此已往欲以祭鍊為祭鍊竟不可得是真祭鍊也若以我祭鍊法合始終精森而論之則先之未至於定也必假注想以存心終之既泯於定也須當忘想以為心想者偽也定者亦偽也及其至也純是真心溥此至化豈有他哉但純是真心溥此至化八字却非世人尋常之所謂純是真心溥此至化也當深究之當深究之散之於事則曰法泯之於天則曰道以法濟之也小以道化之也大役於眾則遊乎紛華之場人為祭鍊也泯於一則歸于造化之根天然祭鍊也寧不勝於人為祭鍊乎定觀經云定心之上豁然無覆定心之下空然無基如是則駭駭於大道之域耳目忘於聲色身忘於物心亦忘於道竟於此處以無為自然而為祭鍊大哉天然祭鍊也故苦經云自然有別

體本在空洞中空調述非述徧體皆虛空則何處不是救苦天尊此救苦天尊之所以救苦也惟恐中下根之士不信之不悟之不能脫去人為風習而清淨之深留心於祭鍊者於斯二者當擇焉有真得道之士越格為之又不在此論地位未到却不可輕心苟簡非獨有誤於幽冥自己獲罪亦不小今淺深並陳又在人自度見識力量而為之其庶幾乎祭之非易也鍊之又非易也度之又更非易也非有誠心者彼則不得祭也非有玄妙者彼則不得鍊也非有了徹性命全備德行者彼則不得度也有志於道者必更為我反覆深思之然太上無言其次有言道本無說也昔皆不得已而有說也於有說中故知此法簡徑一切虛文毫髮悉去莫信人妄有增益為某處高欠妙作用某處高欠某呪語抑此良法實運私說以為賣法之地得此內鍊法誠為善本今盡傾所傳所學錄於前曰太極祭鍊內法不敢隱昧毫髮一或欺天地誤後人誤鬼神未夫人身永沉地獄如不誤後

人不誤鬼神願他日此法流通當使一切衆生皆獲超度此內鍊法善度幽苦功德無邊非言可紀其間妙處難以意言非深定者不足以至之如不永斷妻妾念者決不可入定縱能入定斷斷落於魔道可畏可畏勿言不說

或發道心於三元八節普受狀度有姓名亡魂欲設壇場威儀者自使有道心人攝行科儀法事我則別闢一靜室竟不干涉一毫醮事只獨自於靜室打坐愈久愈靜愈妙竅行內鍊祭鍊一如上法則內有實效外可美觀昔多有宗師建大黃籙亦如此行若必欲好看者此法亦兩得之

或曰此祭鍊法脫去皮毛盡瀝肝膽若非堅苦之士若無精極之忱恐未易臻此域但我^{三十一}不當不大剖吾心而盡言也有欲行此祭鍊法者當發重誓立大心超於今之所謂黃籙大醮百千萬倍之上始可若作泛然尋常祭鍊看則負我負我勿謂不費一錢豈可作大功德若然者非吾祭鍊法侶既無血滴滴地

一片真心焉足以知吾祭鍊內法之原旨乎然予實自喜于此法不勞乎衆而獨運造化於深玄之中徹上徹下與天地同流奇哉予通年盟於靈臺誓於化人度衆生緬懷舊習細繹其說重複論之苦苦勸人而猶未信予

後世決不能是情於示化也或者謂我此文須折門立論則觀者可以類求但其間前或揚此事後或抑此意或交互錯綜言之始終似有相及處殊不知分而論之其意短合而觀之其意長若折門立論則翻為死法

昔葛仙公於若耶山中精思靜處一旦感天上鬱羅翹真定光尤妙音三真人從空乘鳳舉而下授仙公以法輪經且大讚歎問仙公濟度幽真之心今天台山相柏觀側有法輪觀正仙公祭鍊古迹觀有碑未之見以精思靜處而深造自己真定之光於其光中宣自己之妙音獲見鬱羅翹之三師此正仙公精思所得之妙古神仙以精思而得道者多矣不獨漢天師劉根帛和伯山甫介象左慈葛仙公吳筠也大洞經定觀經關尹子皆論

精思自古學道行法主醮威務精思曰精其思盡一心窮研至道以念入念擬神入神之謂精思其入道之要歟昔葛稚川著族祖葛玄傳所紀甚多却不載祭鍊感應事謂其後八月十三日大風作失去所在或又有天招

作三月三日寅時上升皆與今祭鍊所載本末事迹不同或云有大威鬼王稽首長跪謂仙公度鬼八十萬數皆得受生三年之後位證大仙後仙公上升留祭鬼經於沖虛壇壇今竟莫考其文如仙公報餐祭鬼之說後人未至於仙公地位豈可使學仙公如此草率

仙公諱玄字孝先仙公乃上天官位作仙翁非予幼嘗聞昔有神仙雪中至丐者家見丐者凍欲僵死神仙憫之曰吾呵忝為春俾汝暖隨覺盈室稿如深春丐者顏紅如醉身暖如春過近林木忽開數花此神仙之為神仙以神仙精神充盈與道冥一故如是即仙公以大造化之贖晉為祭鍊之大恩也後世不論根本而悅技葉非仙公之流葛仙公以祭鍊而升仙予恨不化得舉世人皆為葛仙公

而人不肯為葛仙公惜哉後之學道者望以
仙公之心庶幾無負於我祭鍊內法焉此祭
鍊說在胃中久矣集而成祭鍊議略則庚午
歲也

從道家者學仙公鍊度從佛家者學阿難施
食一有肯心不必問其從釋從道也均之為
濟度幽冥也惟因其所好而入焉則其自信
也必篤其用心也必專庶可望其繼久始則
積功終則成道也予始於儒中於道終於釋
又著釋氏施食心法施食布施說幾二萬
言惟好事者參錯詳觀之其於能始終深心
力行此祭鍊內法者願護是人未無災難願
學神仙者速成神仙一一終當超之於至道
也獨恨予善行不逮於常人空言無補於眾
生若我說或謬願鬼神早滅此書勿誤後人

越六載所南鄭思肖書
心吾馬行之年二十一得予祭鍊內法併以
祭鍊議略授之乃盟之曰人身難得眾生可
憐心心相授燈燈相傳志吾之行盟吾之天
願天下四方一一盡化為仙公而登仙吾其

深有望於後之來者焉行之毋忽履守唯專
丙子九月二十一日正子三十六歲前辛丑
初度之辰也所南隱者書

沈之我年十八知好道頗願得我祭鍊內法
且請其要遂出此以示之未有太極前有一
句子乃太一慈尊太極仙公之祖若解俯頭
仰面親見一回不妨於不祭鍊起蕩蕩流道
祭鍊去其或未然普請一看祭鍊注脚所南
隱者書

道之所以為道者與天地萬物遊於不可致
詰之天蓋未嘗有離乎道者不以道利天下
者抑末矣道家祭鍊實濟幽冥之捷徑或執
泥存想作用不終歸於清淨自然乃凡俗之
見解耳非所以為大祭鍊非我所南先生本
心也其始則以法參之其終則以道一之是
善於化人者也所南以儒而遊於釋老間識
見頗灑落議論有根據亦由乃翁菊山先生
素有以成就之故如是菊山先生諱起字叔
起淳祐道學君子辛卯中秋巖天商中一書
愚俯懷大劫之茫茫深念群生之幽幽音為

轉所轉不解轉無所轉是以誓行祭鍊也曩
得所南鄭先生祭鍊內法遂以議略求先生
一一親釋其詳先生乃俯首四為之增訂實
非先生本意也既得其法始於飛神詣帝中
於鍊神度鬼終於返照還源森森乎茫茫乎
如遊於六合之外喜而告於先生而先生乃
曰予昔述祭鍊書實不得已特為初機姑誘
進道今仗之有妙可以為妙者偽也想也術
也俱幻也非道也何足妙哉夫大道無為無
所妙而為妙真假有為而為之今汝有為也
非無為也苟能擯耳目於視聽絕情想於升
沉破色空於有無超生死於去來何者為道
何者為法何者為術何者為想我且無有況
於彼哉惟其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內不見我
外不見物則所謂真我者霽然廓然周流無
窮孰是孰非是雖天地鬼神莫能去之夫如
是曰儒而儒曰釋而釋曰道而道曰世間法
而世間法曰出世法而出世法何所往而不
由之異而不異同而不同隨其所行莫知其
然而然奚獨祭鍊若此汝宜於無所可進處

而力進此道當裂破言語情識窠臼始可謂之真祭鍊也非世之所謂祭鍊也衆生鬼神受如是施奇哉愚雖不敏請事斯語願化同志者相與行之斷斷不誤人不誤鬼神故誓爲先生流行此書溥之於十方三世六趣四生衆生世界若以法視祭鍊者莫足以語是哉敢以親聞於先生者併書之門人沈之我敬書時至元辛卯歲

太極祭鍊內法議略卷下終

上清天樞院回車畢道正法卷上 此四

上清九老仙都之印



夫上清九老仙都印者佩之入山狼虎精怪自伏遇過江河風雨順濟可管天下洞府仙官若佩其印兵不能害虎不能傷水不能溺臨大危難必有善生常人佩之壽命延長伏諸邪鬼百惡不侵及治小兒夜啼驚風及大人諸般疾患並燒灰用乳香湯調下立効催生下死胎此印佩之安胎婦人無子佩之有孕及解呪咀冤枉令人聰明用之皆應印闊二寸二分方正厚八分印文分八字作二行

治都總攝之印



夫治都總攝之印者爲之兵印有此印者能

管天下三界鬼神仙官分野城隍社廟吏兵皆得差使不論高下此印佩之如

上天帝命凶惡鬼神皆伏若行法職官不得此印者難用鬼兵印行兵將行印住兵將住動印如動兵若用此印兵將不行不論高下並皆處斬自有鬼神直之云斬了便可具狀奏聞

上帝故兵隨印轉將遂令行違命之罪皆須重焉印闊二寸二分方正厚八分印文分六字作二行疊篆

都天大雷火印



夫都天大雷火印者治天下山川林木廟宇神壇龍蜃並皆起之印動雷動此印不可與他印相雜使用只是求甘雨於有龍處用鐵版一面用紙封上押字用此印印之令人送於水中龍神立起如水有怪林木爲妖古廟與災皆行文於內押字用此印印之其水內